

雪 都

迷 路

逐兔篝火夜

只是觉得，在苍茫中，人何尝不是天地山野的景物呢，彼此互为照镜。时间恒定了生命的宿径，早晨中午夜晚，太阳月光星空，生老病死，是皆有的定律；却未得开渡灵魂的业缘，狂风暴雨炙热，向往嫉妒怨恨，贪嗔痴傲，为无常的困楚。人从景，会看暮色迷眼，会在余晖流连，陶醉徘徊，落日草原递了温情，上了眉间；景从人，会听人声冷颤，会见人影尾随，踌躇不安，食色男女遗了暧昧，热向心头。

观景、看人，许是心照不宣，为彼此停留。古道上可以看到苏瑶一行，车子停在路，他们亦没在车，反是四散探看。易道后，先是破了车胎，后又引擎故障。时下，位于羊皮图显示的弥台盆地中，不远处有溪水池塘。好消息是，苏瑶临行前带齐了指南针、帐篷、火具；坏消息是，手机讯号丢失，没带足够的食物，羊皮图存有误差。

暮色渐沉，西边天地接际的地方只剩一缝光亮。陈最实食指中指之间夹着一支香烟，小碎步不断，绕了四五大圈，停在离水塘稍远的小坡上。丁酉坐在塘边小石上，小腿半蜷，两手搭在膝盖，塘里水清鱼小，些许水草，葱郁高拙。陈最实看向丁酉这边，张着嘴，似是要喊什么，微微地，声音没有吐露出来。于是，自顾地嘬了口烟，走往车边的帐篷行李，摆弄着，在解绳子。

“呐噫，让你委屈了。”苏瑶的一双白的小鞋轻轻踩在较大的石子上，

悄悄踱去丁酉的左后方，说着，缓缓伸手递给丁酉一包速食，捎出一袭明如弦月的腕。她着了素色长裙，烟柳衫，似蝴蝶栖落白牡丹，蹲在丁酉旁边。

“怎么会，没事。”高音、温吞、清晰、缓慢，自带开朗，这是苏瑶的声音，当听到“呐噫”时，丁酉心中已有了她的样子，扭头过去，目光从塘面移向苏瑶，看瀑墨的长发、灵气含锐的眼，及娇嫩却稍显倔意的唇吻，重复道，“没事的。”

“不见面的时间，七年是有了的。”苏瑶将下额抵在小臂，笑看着丁酉。

丁酉半转了身，斜对着她，眼里一半是她一半连向岸塘，“小苏毕业了，工作了。飞光、飞光，天光摧到夜光推。”丁酉看着有些呆滞，尽力拉起脸上肌肉，笑意泛在胡子拉碴的脸上，眼神逐渐正对她，“你这事，可费心神的。”

苏瑶盯看他，向前挪挪身位，指着水塘说，“你看，我像不像打捞情绪的渔民……”苏瑶看着丁酉的侧脸，期待他回复，加了句，“记得吗？”

“嗯。”丁酉想到了，是他在学时写的小故事，说有一个海底的鲸鱼种群，怪诞的是鲸鱼的肉体如潜艇一样生硬，鲸鱼的灵魂除了幼年和老年是无法驾驭这个躯体的，但他们会灵魂出窍的法术，会寄生在鱼类的鳞间，并用情绪控制它们，随洋流四里漂泊，吸收灵气，直到老死时候。被寄生的鱼类叫做情绪鱼，是众生覬觐的，难得药材。

“现在，你就是那条大鲸鱼。”苏瑶说。丁酉愈发呆住了，他发不出声，

像有东西梗在喉咙。夜色愈发浓郁，草间有萤火虫逐渐飘升起，映在水塘星光点点。苏瑶摸摸口袋硬币，将它贴在右手掌心，站了起来，呈八字步，侧在丁酉旁边，一半是丁酉一半是水塘荧光。“如意如意，称我心意。”说着，苏瑶煞有介事，轻舞臂腕，纤细玉指舞了起来，食指和中指并拢，直如剑，无名指和小拇指弯向掌心，曲如钩，拇指类弓。“心归天宁，意归吾指，托于风水之间，易向潜渊之变。走！”苏瑶渐渐控制不住笑了起来，继续说着，一刹指丁酉，一刹指天，一刹指水塘，硬币瞬间向水面落下。

“女祭司，嗨呀，这几年你都学了啥东西。”丁酉看着苏瑶比划，一时分不清哪是哪，却咧嘴笑了起来。说时，一条雪色白鱼跃起，衔币入水，煞时无踪，只留水波荡着。

“啊，快看！是鱼，这是我的法术！嘿嘿嘿。”苏瑶见池鱼跃水，开心极了，笑声如同银铃一般。“怎么会这么巧，你的厄运到头了，剩下的都是好运呐。”

“哈哈哈，托你的福，大祭司。”丁酉说，夜色如墨究竟没盖住他的笑意。

“临水诀，在《金陵神仙录》看到着，讨个好彩头啊！”苏瑶看着丁酉，亦是开心，缓缓说。“和丁叔叔聊过，知道这两年你在杭州，挺不容易的，说你现在倾家荡产、孤家寡人喽……”

苏瑶稍作停顿，就像萤火虫探知黑暗一般，不露声色地感受着，丁酉的笑意并未消失。于是接道，“但都会过去的，你那么聪明，冥冥之中，时间会给你更好的安排嘞。”

“你还说我，你看看，你这个受气包，别人的话这听那也听，这也做那也做。趁早换件差事干。”丁酉稍作沉默，不想场面突冷，接着说。

“哎，丁大哥，行！”苏瑶笑说，“那你站起来，带着我干呗。”丁酉露出了笑意，却是有点苦的。不觉中，星光暗去，夜色如倾倒的墨，涂了眼前一黑。少年相识的人也是一见如故，即有生疏，彼此也看得真切。

这份静谧被一阵窸窣的脚步声打破。“总算有食物了！”林昭愿透着一股猎人得胜的欣喜。她一手提着一只兔子，一手抱着一捆枯木枝。“光说话不饿呀？那今晚饿肚子呗？”她说着，拎起兔子在丁酉和苏瑶面前晃了晃，将枯木枝“哐当”一声扔在丁酉身边。苏瑶一时愣住，要接话时，林昭愿已转身，于是抱着柴火跟去。

小坡上，陈最实正在搭帐篷，帐篷布料软塌塌垂着，任他如何拉扯撑杆，总是在即将成形时轰然倒塌。他心中是憋着一股劲的，可帐篷偏与他作对。“喂，丁酉。你来看看，这帐篷的撑杆是不是有问题，我怎么都对不上。”他把求助的话说成了一次技术探讨，喊向丁酉。

丁酉闻声，看了一眼，起身，径直朝坡上走去，从陈最实手里接过撑杆，掂了掂，又检查了接口。“卡榫反了。”随手一扭一接，撑杆便连成一体。陈最实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来搭把手。”苏瑶柔声说着。林昭愿啧了啧，也走了过来。四人合力，很快在坡上立起了两顶小尖帐篷。接着在旁边清出一片空地，燃起火来。

林昭愿看着兔子，从行李中翻出一把水果刀，神情果决道，“我来，今

晚就吃兔子。”说着，一手按住兔子，一手持刀比划，迟迟没有下手。

“你到底行不行啊？”陈最实皱眉道，“别给弄个半死不活的。”说时，林昭愿手上一松，兔子猛地一蹿，瞬间没入草丛。

“哎呀！”林昭愿一声惊叫。

四人见状，随即哭笑不得。这下倒好，一场深夜的围猎就此展开，四个人打着手电，在及膝的草丛里扑腾追赶，时而惊呼，时而抱怨，反倒没了先前的沉闷与隔阂。最终，丁酉在一个草窝里将那兔子重新擒获，手起刀落，宰杀了兔子烤着。油脂滴落火上，发出“滋滋”声响。四人围着火堆。话渐多了起来。

林昭愿用刀尖挑着一块肉，吹了吹气，自己先开了口：“说真的，咱们这四个人凑到一块儿也挺有意思。你们说，人为什么要旅游？”她不等别人回答，便自顾自地说了下去，“我是觉得吧，这叫‘场景切换’。格子间里牛马当惯了，就得换个地方，看看山，看看水，说不定看着看着，下一个风口就看出来了。”

陈最实笑了笑，接道：“律师，来做个案子。”他稍作停顿，目光扫过众人，最后落在丁酉身上打量着，“当事人情况比较复杂，我得提前过来摸摸底。时间还算富裕，就想着转一转。”

林昭愿朝陈最实举了举手里的兔腿，算是回应，随即扭头看向苏瑶，眼神里带着好奇：“小苏呢？怎么想到做导游呢。”

苏瑶看着她笑着说，“投简历来的。”见林昭愿还看她，又补充说，“毕

业了，总得找点事做。家里觉得工作近点好。”

话说到这里，焦点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最后一人身上。陈最实将一块骨头扔进火里。他看着丁酉，语气像是闲聊般随意：“兄弟，你呢？你是本地人，怎么还跟团出来？这倒是少见。哪个行当？”

丁酉沉默几秒，眼里看着跃动的光火，嘴角扯出弧度，他的声音很平，答道：“出来转，哪有那么多理由。”带着一种将一切都推开的疏离感。陈最实看出了丁酉的掩饰，没有继续做追问。

篝火在夜风中苟延残喘。四人裹紧了衣服，困于此地的现实感，随着饱腹后的倦意，重新笼上心头。

“说真的。”林昭愿抱着膝盖，长长舒了口气，语气里带着七分玩笑三分认真，“这次意外，小陈和小苏，你们俩可得负主要责任。看旧图，抛硬币，荒唐！”

陈最实没有反驳，苦笑道：“是我冒失了？”心想，当时看就你喊最欢，真是甩锅的一把好手。

苏瑶低了低头说，“对不起，我当时……只是不想大家再争执下去。”

丁酉看着她那副模样，心里没来由地一软，开口解围道：“行了，过去的事有什么好争的。今天好好睡一觉，明天赶路才是正经事。”

“其实……这还挺美的。”林昭愿喃喃道，草在风中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如大地呼吸。

“是啊，”陈最实也感慨，“比任何镜头里的风景，都来得震撼。”这片

刻的宁静与壮美，仿佛是对他们所有折腾与狼狈的补偿。白日的争执，此刻，都被化解。疲惫缚牢了他们的心神，遂进了帐篷。

丁酉躺下，却久久无法入睡。他听着帐外风的声音，想着苏瑶那句“你的厄运到头了”、想着池鱼开运、想着临水诀，翻了个身，将安眠药的瓶子在口袋里捏得更紧了些。

於 鸞春堂